

· 教育基本理论 ·

# 教育善与教育伦理建设的两个向度

糜海波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作为实现教育善必要路径的教育伦理建设, 包含了教育规范伦理建设和教育德性伦理建设两个基本向度。前者为教育行为主体趋善避恶提供了外在的价值导向, 后者为教育行为主体扬善抑恶提供了内在的品质保证。教育伦理规范作为教育者行为之应然, 在价值诉求上要赋予时代性, 在形式和内容上要具有合理性, 在功能发挥上要体现完整性。教育德性伦理作为教育者的实践精神, 要培养教育者的教育理智德性和教育道德德性, 促成教育者内在德性向外在善行的有效转化, 并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来全面实现教育善。

**关键词:** 教育善; 教育伦理建设; 教育规范伦理; 教育德性伦理

**中图分类号:** G40-05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3)08-0010-05

## Education Good and Two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Ethics Construction

MI Hai-bo

(Political Teaching & Research Department,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s a necessary path to achieve education good, education ethics construction contains two basic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ethics construction of norm and virtue. The former provides external value guiding for education behavior subject to pursue good and avoid evil, and the latter provides inherent quality assurance for education behavior subject to promote good and bate evil. As the “ought to be” of education behavior, education ethics norm should pursue the times value, have the rationality in form and content, and reflect the integrity in function. As the practice spirit of educators, education virtue ethics should foster the education virtue of reason and morality, turn the inherent virtue of educators into external good works, and realize a combination with the education virtue ethics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

**Key words:** education good; education ethics construction; education norm ethics; education virtue ethics

作为一项塑造人、引导人和解放人的社会活动, 教育本质上是崇善的事业, “以善律教”是教育系统

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教育善这一社会对教育者具有“应然”意义的价值期待, 客观上要求

收稿日期: 2013-06-24

作者简介: 糜海波(1969—), 男, 江苏南京人,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从事教育伦理学研究。

加强教育伦理建设,即通过规范教育者的行为和提升教育者的德性,使教育活动臻达至善和谐的境地。然而在传统社会,教育伦理较为注重对教育者个体美德的濡养,缺少了具有普适意义的教育规范伦理建设;在现代社会,教育伦理注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教育规范伦理建设,但教育主体的德性伦理建设却显得相对薄弱。因此,追求教育善的当代教育伦理建设要显示完整的意义与功能,必须从教育规范和教育德性两个向度作出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将教育伦理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他律性与自律性、规范性与主体性统一起来,且为教育善的实现提供外在的具体路径和内在的动力支持。

## 一、教育伦理建设的两个向度

教育伦理作为社会所设定的教育者行为之应然,是教育主体把握教育活动的一种实践理性,是—定社会道德在教育领域的特殊反映。教育伦理建设旨在通过对教育行为具有应然意义的规定,引导教育行为主体不断超越“现有”而趋向“应有”。因此,教育伦理建设在规则层面包含了教育规范伦理建设,在实践层面又包含了教育德性伦理建设。教育伦理是教育规范伦理与教育德性伦理的有机统一,二者构成了教育伦理建设的两个基本向度。前者为教育行为主体趋善避恶提供了外在的价值导向,后者为教育行为主体扬善抑恶提供了内在的品质保证。

从教育伦理学的角度看,教育伦理学理论有两种基本类型:教育规范伦理和教育美德伦理,这是缘于道德在本然意义上是划分为不同维度的。按照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的观点,道德应当被划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方面。义务的道德指的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原则。愿望的道德意味着人的“至善”的某种概念,实际上,在这里,愿望的道德即是一种美德。<sup>[1]</sup>所谓教育规范伦理指的是教育者应当遵行的最起码的教育伦理规范,它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可接受性甚至某种必须性,是教育人际关系和谐、教育活动良序开展最基本的伦理需要。教育规范伦理关注的中心是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是合乎教育伦理精神的,是合乎教育善的。任何社会的教育活动都必须依赖一定的教育规则,教育规则就是规定教育者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有了这样的道德规则,教育活动方能“有法可依”。通过教育伦理立法为教育活动提供行为的基

本模式和规范,是教育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并趋向教育善的基本前提,也是引导教育者走向教育善的第一步。但对于教育善的实现而言,若只注重外在的教育规范伦理建设,而漠视主体的教育德性伦理建设又是难以奏效的。因为道德本质上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是规范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缺失主体性的道德规范是没有活力的僵死的条文,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活的善”。如果我们只是关注教育规范而不考虑作为品质的教育德性,那么当教育行为主体面对利益矛盾时,往往会无视规则而做出不道德的行为。这意味着即便是制度化的教育伦理,它的有效执行也需要教育者具有遵守教育伦理规范的守法道德。教育主体是否具有 良好的教育德性和教育道德品质,对于教育规范从应然转化为实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甚至可以说,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对于教育善的最终实现来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教育主体的德性品质。

所谓教育德性伦理指的是教育者对教育伦理规范的真诚服膺、自觉认同和自愿遵行,以及以追求更善人生价值、更美人生境界为指向的优良道德品质。教育德性伦理关注的中心是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它表现为教育主体在规则面前的主动性、神圣性和超越性。其实,教育德性伦理不仅是指教育者具有一种良好的教育美德,而且包含对教育规范的践行及其意义的收获。正如麦金泰尔所言:“一种品质能够被称为德性品质,是因为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这种品质能够获得成功。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sup>[2]</sup>他强调主体的德性品质在道德活动中的重要性。罗尔斯则认为,道德之善只能在正义规则之后,而不可能在规则之先,所以他更为注重规范的确立。不过,道德规则如果不能内化为行为主体的德性或成为其自身的品质,那么遵从规范也不过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即使会产生一定的道德效果也并不能反映行为主体的道德需要。事实上,一个懂得规则的人未必比一个不懂得规则的人更有德性。在教育活动中,只有真正将外在的教育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德性品质,或者出于自身的内在良知而行事的人,才能把教育善的追求作为本然的教育道德义务。而教育规范在尚未被教育者接受时,总是表现为一种外在的教育律令,它与教育者的具体行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距离。而且,教育规范的确定性、稳定性常常可能蜕变为理论的封闭性、僵化性,面对不断变化、丰富多彩的教育生

活及其行为境遇,既有的教育规范可能会显得不适应、不够用。相对于教育规范伦理,教育德性伦理在视角上更为注重教育者自身的德性或道德品质,它把教育德性的形成、教育美德的培育看作是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在西方,受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教育道德问题上更注重从社会层面对教育道德规则和规范的思考和确立。在中国,受德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教育道德问题上更为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道德品质的养成和美德的造就。然而,作为教育伦理建设的两个向度,教育规范与教育德性是相互存依、相互支撑的。教育规范与教育德性之间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构成教育道德存在的两个基本因素,在推动人类教育道德进步中承担着各自独特的功能,满足着教育实践活动的不同需要。如果说在教育伦理的实践中,教育伦理规范的实施结果还只是一种外在秩序的话,那么美德所造就的乃是教育者的一种心灵的秩序。在这两种秩序之间,心灵的秩序更为根本,它是实现外在秩序的保障。总之,教育规范和教育德性都是教育道德的载体,二者不过是教育善的不同存在样态。其中,教育规范作为社会公共价值的文化符号、表达文本,引导教育德性的方向;教育德性作为人之道德的主体性力量,不仅认知和践行教育伦理规范,而且反思和建构社会教育规范。教育规范是约束人们教育行为的指示系统,教育德性是呈现教育伦理精神的控制系统。教育伦理建设向度的两重区分,为有效地实现教育善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作为实现教育善必要路径的教育伦理建设,应从教育规范和教育德性两个向度协同并行。

## 二、教育善与教育规范伦理建设

教育善的实现是教育之应然向实然的现实转化,必须依托于一定的教育道德实践,这就必须为教育主体设定符合社会价值期待的教育伦理规范,从而为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提供伦理路标。教育规范伦理建设作为教育伦理建设的一个向度,是实现教育善的具体路径之一,它旨在探讨如何确立一种合道德的教育伦理规范,为教育者提供合理的行为准则。一种教育伦理规范如果自身不具有伦理合理性,它就无权成为教育者必须信守的行为准则,教育者在其指导下的行为就不可能是善的。所以教育伦理规范只有具备了科学性和道德性这两个要件,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也才可能得到教育者的

认同和自觉遵行。

首先,教育伦理规范在价值诉求上要赋予时代性。教育伦理规范是道德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既要反映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本质,也要体现教育活动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教育伦理规范本质上是一定社会生活关系和教育活动关系的伦理表达。随着社会生活和教育生活的变迁,社会道德规范和教育伦理规范也会随之变化,因而无论是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还是特殊的教育伦理规范都不能不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都要被打上历史的烙印。尽管规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规范本身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要求和人们的主观意识相统一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sup>[3]</sup>作为确立和处理教育活动中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教育伦理规范总是一定时代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精神的反映,是实现社会对教育者价值期待的工具和手段。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规范要确切地反映社会的价值要求,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灵魂和内核,这是教育伦理规范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必然。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教育伦理规范在价值诉求上又集中表现为“教育公正”和“以人为本”两个层面。教育公正是现时代社会追求的最高教育道德理想,从而也是衡量教育伦理规范是否彰显时代精神的最高价值标准。尤其是在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社会贫富差距客观存在的条件下,如何体现和落实教育公正原则就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以人为本”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而且是推进教育规范伦理建设的时代旗帜。“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已成为社会关心教育的价值主张。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伦理规范,就要秉持“人是目的”的道德理念,避免把人商品化、工具化。

其次,教育伦理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要具有合理性。教育规范伦理建设作为实现教育善的向度之一,其宗旨不仅在于为教育活动进行伦理立法,而且它所立的教育伦理之法本身又应该具有合理性。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治时就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sup>[4]</sup>。这就启示我们,教育伦理规范不仅要被广大教育者所认同和接受,而且它本身也应该是合道德的。因此,教育伦理建设尤其要关注教育伦理规范的合理性,它包括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方

面。所谓教育伦理规范的形式合理性,是指教育伦理规范在形式上的独立性和自治性。一方面,教育伦理规范的确立要体现教育伦理实体自身的特点。教育不仅是共同体,而且是一个伦理实体。教育伦理规范是对教育人伦关系和教育伦理秩序的文本表达,教育人伦关系的特点在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一种非功利的以人格塑造人格的文化建构,教育者对被教育者总是显现一定的道德示范效应。所以,教育伦理的价值旨趣既是为我的,又是为他的,是教育人文精神的传递。另一方面,合乎教育规律的教育伦理规范本身也要具有和谐性。教育活动的丰富性和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教育伦理规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如此才能担当起对教育活动的伦理调控。教育伦理规范要完成这一使命,其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应该是和谐一致的。如果教育伦理规范自相矛盾,其自身就会丧失规范的是非标准,教育者也无法作出道德选择。所谓教育伦理规范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教育伦理规范对于教育者、教育关系以及社会的积极意义上。其一,教育者是教育伦理规范的践行者,“教育者的素质状况决定着教育伦理规范的实现程度,所以教育伦理规范的实质合理性首先表现在有利于教育者良好素质的养成”<sup>[5]</sup>。其二,教育伦理规范的重要功能在于限定教育者的教育行为,协调教育活动中的各种人伦关系,所以教育伦理规范的实质合理性也表现在有利于教育活动关系的和谐。其三,教育伦理规范是社会道德的一种特殊表达,必须与应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相一致,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再次,教育伦理规范在功能发挥上要体现完整性。教育伦理规范作为教育善的重要载体,是通过抑教育行为之恶和扬教育行为之善而实现其价值功能的。教育伦理的作用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抑恶与扬善的有机统一。贬抑教育行为之恶,就是要消除教育善实现的否定因素;褒扬教育行为之善,就是要激发教育善实现的肯定因素。因之,教育伦理规范要完整发挥其价值功能,就表现在抑恶和扬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为此,我们所设定的教育伦理规范体系既应包含禁止性规范,又应包含倡导性规范,既要发挥规范作用,也要发挥激励作用。其一,教育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虽然对教育行为主体的规范作用是其基本功能,但并不是唯一的功能。就教育善的实现而言,将教育伦理的功能仅仅定位在对教育人际关系的调整和对教育行为的规范上是远远不够的。教育伦理规范建设不仅应关注教育者行为不逾道德之矩,还应当为教育者追求

教育善提供持久不息的动力源。教育善实质上是行为主体高度自觉性的体现,也需要发挥教育伦理的激励功能敦促教育者向善而行。其二,从教育者现实的道德境界来看,他们的道德水平又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对于那些道德状况处于较低层次的教育者来说,教育伦理规范主要应发挥其对行为的规范、纠偏功能,特别是抑制教育活动中“恶”的现象的发生。对于那些处于较高道德层次的教育者来说,教育伦理规范就需要确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其追求更高的善。只有既注重社会激励,又不忽视自我激励,教育者的求善行为才可能获得持久不断的动力,也才能不断趋近教育伦理的价值目标。

### 三、教育善与教育德性伦理建设

在致力于教育善的实现过程中,教育规范伦理建设主要是为教育者进行教育伦理立法,使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有法可依”,从而为教育善的实现提供外在的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外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即教育伦理要实现自身,还必须依赖于教育者具有实践教育伦理规范的教育德性,从而为教育善的实现提供内在的保证。教育德性伦理建设作为教育伦理建设的向度之一,就是要培养教育者良好的德性品质和实践理性,促成教育者的内在德性转换为外在善行,并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来全面实现教育善。

首先,培养教育者的教育理智德性和教育道德德性。教育德性伦理建设的宗旨在于使教育者具有实践教育伦理的良好品质,以及将这种品质转化为教育善的知识和能力。而教育德性在内容上包含了教育理智德性和教育道德德性两个方面,前者指涉教育者对教育伦理规范及其价值精神的理性认知以及在教育中表现的实践智慧;后者指涉教育者在教育伦理实践中形成的教育道德品质、教育道德情感和教育道德习惯。一方面,教育德性伦理建设要培养教育者的道德理性和实践智慧,使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能够从我扮演的社会角色出发,对应遵循的教育伦理及其合理性和价值精神具有理性的自觉和深刻的认知,并对其采取的教育行为从动机、目标和效果等方面予以缜密的审视和把握,从而形成实现教育善所应有的教育理智德性;同时,这种教育理智德性也是一种实践智慧,从而教育者能够把教育德性的要求与特定教育情境中的特定问题结合起来,根据个人的品行正确地做出德性的行为。当教育行为主体面对实际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选择何

种教育伦理以及何种价值等级的教育伦理行为,与教育者的实践智慧和道德能力密切相关,这种教育理智德性对于教育善实现的质和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教育德性伦理建设也要致力于培养教育者的教育道德德性,它是关乎教育活动能否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品质和品性。这种品质在教育行为中表现为教育主体对教育德性的自愿选择,所以它与教育道德情感相关;教育者只有形成了高尚的教育道德情感,才能将根据教育伦理去行动以及教育善的实现看作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和生命本质的对象化。由于教育道德德性不是出于自然,而是由习惯养成而获得的品性,所以,稳定的教育道德德性又必须通过教育实践、道德教育、道德修养、教育善的累积而逐渐形成和发展。

其次,促成教育者内在德性向外在善行的有效转化。在教育实践中生成的教育者德性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是实现教育善的内在保证。它虽然是一种善的获得性品质,但本身并不等于善的行动,因此教育德性伦理建设的任务还在于促成这种内在的教育德性转化为外在的教育善行。由于教育者的良好德性是内隐于教育者的人格和观念之中的,它只有通过具体的教育行为方能得以外显和实现。教育德性向教育善行的转换,实际上就是将教育伦理规范内蕴的价值因子由“应然”变为“实然”。因此,教育德性伦理建设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保障教育者内在德性向外在善行的有效转化。这一机制包含他律机制和自律机制两个方面。对于那些“消极守德”的德性境界一般的行为主体,他律机制主要是通过教育伦理制度建设,强化其遵守教育伦理规范的意识 and 行为,并提升其教育德性的层次。因为教育伦理规范对人们行为调控功能的有限性,决定了当教育伦理的效果不尽人意时,有必要将这种道德上的要求上升为制度化的要求,以保障德性与善行的一致。而对于那些“积极守德”的德性境界较高的行为主体,自律机制主要是通过培养教育者高尚的道德良心,将此作为促进其内在德性向外在善行转化的内在驱动。因为教育良心是教育道德自律的最高体现,是教育者德性之灵魂,是对社会向教育者提出的道德义务的高度自觉精神和情感体认,也是推动教育德性向教育善行转化的潜在动力。因而教育德性伦理建设应重视主体教育良心的培育和养成。

再次,将教育德性伦理的个体维度与社会维度结合起来。在致力于实现教育善的教育德性伦理建设过程中,应从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认识和拓展

教育德性伦理的视野,从而将教育伦理的个体善和社会善结合起来。从学科的价值追求而言,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求索教育善的真谛及其实现的学问,是通过引导行为主体不断超越自身德性状况之实然而趋向教育伦理所昭示的教育德性之应然来实现自身功能价值的,行为主体之行为与这种应然的契合程度,影响着教育伦理价值的实现程度。而在教育德性伦理的视野中对行为主体如何认定,便直接决定了教育伦理科学价值实现的范围。在传统的教育伦理研究中,教育伦理行为主体仅仅被限定为各个具体的个人,从而教育德性伦理建设所探寻的即是个人至善之道。然而,将个体视作教育伦理行为主体的全部,教育道德的价值追求仅局限于个体善的实现,使得教育德性伦理的视域过于狭窄,也有悖于社会发展现实对教育伦理的价值期待。从理论上而言,按照道德主体的不同,教育伦理学可分为个体教育伦理学和社会教育伦理学。如果说教育良心、教育责任、教师修养等德性大多是针对教育者个人而言的,属于个体教育德性的范畴,那么,教育公平、教育民主、教育理想等德性则主要是对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要求,直接关乎社会教育行为之伦理意义,因而属于社会教育德性的范畴。这就是说,教育德性伦理包含了个体的教育德性伦理和社会的教育德性伦理,教育德性伦理建设在价值追求上是个体善和社会善的融合。教育的社会善是个体善的前提,没有社会、组织和制度对教育至善的追求,就难以形成个体善的道德氛围,从而也就难以实现整体的教育善。总之,教育德性伦理建设包含了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只有从这两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道德建设,才能全面实现教育善,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 参考文献:

- [1] 沈宗灵. 现代西方法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5-56.
- [2] 麦金泰尔. 德性之后[M]. 龚群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41.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8.
- [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99.
- [5] 刘云林. 合道德性教育伦理规范的生成路径[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3):12.

(本文责任编辑 曾 伟)